

序	P 4
會長的話	P 6
「MK」妹	P 11
挑戰	P 26
爭氣	P 42
替死	P 58
過去	P 72
六年	P 90
任性	P 106
跌倒	P 122
「重新出發」青年嘉許計劃簡介	P 138
香港青年協會簡介	P 139
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簡介	P 140
荃灣獅子會及荃灣獅子會 慈善基金簡介	P 140

# 替 死

「珍惜眼前，  
活在當下。」

——阿仁





## 在「不歸路」上

還押十四天以後，法官在冷冰冰的法庭上問阿仁：「你以後會不會想再見到我？」

聽到這突如其來的問題，阿仁頓時千思萬緒在腦中，腦海閃過很多一路走來的遺憾事，一時反應不過來。阿仁覺得自己一直以來別無選擇，難道來到這一刻，被鎖在犯人欄的他，能有選擇嗎？

阿仁整理好混亂的思緒，收起錯愕的神情，鼓起了前所未有的力量，堅定地回答說：「你放心，我保證你下次不會再見到我。因為這個地方，我只會入一次，絕對不會有下次。」

曾經，阿仁很多次以為自己已經不能回頭，但這一次，他決定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。

十三歲的時候，阿仁和很多貪玩的少年一樣，整天到晚與無心向學的同學混在一起，打打波，在公園坐坐，過著無所事事的日子。雖然談不上用功，但也不是最壞的學生。然而有一天，這班同學向他介紹了一位「大佬」，說這位大佬以後會「關照」他。當時懵懂的阿仁沒想太多便拒絕了，他不需要一個大佬。就這樣，他被打了一身，原來在球場上，沒有大佬，就會被人打。阿仁那時不敢反抗，更不敢報警，怕在學校招來更多橫禍，於是跟了這位大佬，走進了社團世界。

起初阿仁只是跟著一群人到處招搖，大佬「吹雞」讓這些手下充撐場面，他便會出現。慢慢除了行行企企，阿仁開始被要求插手更多更複雜的事情。在社團生活中，「靠惡」是大原則。誰人能夠「惡」？第一類是會打架的人，第二類便是有財力的。身型瘦弱的阿仁不夠打，為了不被欺負，唯有向金錢進發。於是十四歲起，阿仁便開始從事毒品交易。

阿仁負責與客人交收毒品，起初他的工作很順利，得到非常可觀的收入。自此，阿仁穿戴一身名牌，同儕友人都對他敬重幾分。他再不是動不動被打的小伙子，甚至成為其他人心目中羨慕的對象。

在朋友眼中，阿仁是個成功的人，十多歲便有能力賺那麼多錢，有勢力有地位。從前他在球場上被欺負，今天他看顧其他年紀比他小的人，其中一個是他在球場上認識的德仔，只有十一歲。



阿仁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踢人入社團，但想不到有人主動問他能不能加入。德仔請求阿仁讓他試試帶毒品，他很想像這班大哥哥一樣能做大事，覺得這樣很有型。

阿仁向德仔說：「你回學校好好讀書，不要多事了。」阿仁沒有告訴他，當初自己加入社團，是無可奈何的事。他想，這麼單純的小孩子，還是不要走上這條不歸路。可是，德仔實在嚮往阿仁的生活，不論是物質還是群黨地位，讓他很想成為一分子。德仔哀求說很等錢用，再三請求阿仁，只要一次就好。

阿仁終於心軟，向大佬請示過後，讓德仔送一次貨。阿仁告訴德仔，只此一次。

沒想到，那次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德仔。

因為阿仁再見到德仔的名字，是從他被捕的新聞消息上，阿仁啞口無言。一問之下，原來阿仁的大佬看中德仔天真單純，故意安排他在有警察的地方交收，好讓德仔成為他們的替死鬼。雖然難以接受，可是阿仁只能在心中氣憤，否則可能被出賣的便是他。

在阿仁心目中，德仔只是在球場上玩耍的小孩子。德仔很喜歡打籃球，昨天還跟母親到街市買菜，就是因為自己把毒品交到他手上，德仔至今仍在監獄之中。可能德仔在獄中仍想著是不是阿仁把他出賣，但阿仁已經無法解釋。他只是很想對德仔說：我沒有出賣你，還有……對不起。

多年以後，阿仁仍不時想起那麼信任他的德仔，不知德仔會否惱恨他。不管如何，阿仁感到無比悔疚，不知如何償還，就這樣，他欠了一個十一歲孩子的一生前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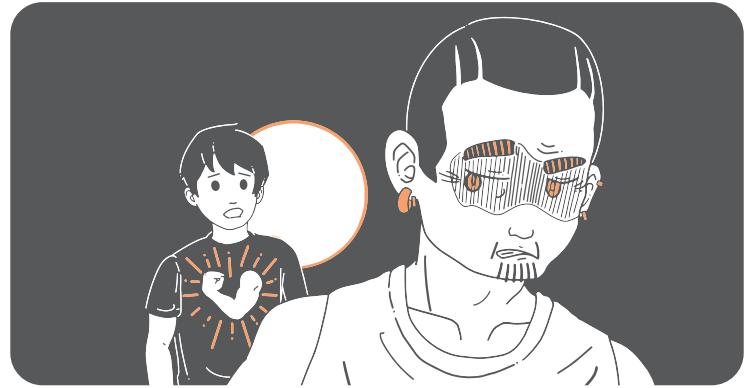
## 下一個替死鬼

社團機器底下，每個人都是準犧牲品，只是不知道那一刻會何時來臨。

德仔的事情發生後，阿仁依舊親自送貨，但每次行動也添了一份沉重。雖然錢愈賺愈多，但從前不假思索地亂花的錢，如今賺得再多也花得不安。這些日子以來，阿仁任意炫耀財富，時間久了，從前交心的知己與他慢慢疏遠，剩下酒肉朋友。阿仁愈來愈覺得生活乏味，找不到意義。

自從德仔被捕，阿仁也擔心自己會出事。有一次，他身上帶著價值六七萬的毒品，那位客人一次過買大量各類型毒品，本是不尋常。他心想自己是不是被設局，如果身上的毒品被搜出，可能要面臨超過十年的刑期。想到那裡，阿仁由心底覺得恐怖，這位可疑的「客人」慢慢走近，阿仁雙腳在震，他心想，死定了。

客人走了，阿仁沒有被捕。但這次恐怖的經歷，讓他真的不敢再接觸毒品行業。



阿仁向大佬說，「我要退出。」

上山容易落山難，在那個世界，哪有這麼容易可以全身而退。大佬說，「我那麼關照你，怎可以說走就走？你自己想想後果。」甚至警告阿仁他知道他家地址。

這時候，阿仁感到身不由己，原來已沒有選擇的餘地，一切已經不能回頭。這時候，阿仁加入了社團兩年，他才十五歲。

不能退出社團，阿仁又不敢再參與毒品買賣，唯有幫大佬打架。終於一次收到指示要去圍毆某某仇家，阿仁因傷人而被捕。那些大佬在幕後指點江湖，而像阿仁這些落場出手的人，被捕是早晚的事。

## 十四天

還押的十四天，阿仁過了人生最漫長的日子。囚室裡沒有時鐘，人像跌入黑洞，不知何時才能離開。起初他們以為，這個年紀只是入男童院「玩下」，沒想過，真正還押的生活原來這麼辛苦。

但最痛苦的，是面對家人。阿仁在單親家庭長大，與媽媽和婆婆相依為命。這一次被捕，讓媽媽和婆婆感到晴天霹靂，看見孫子被扣上手扣，像天要塌下來。家人的反應讓阿仁知道自己真的闖了大禍。

還押的十四天，媽媽和婆婆每天都來探望阿仁。七十多歲的婆婆，原本身體很健康，但知道消息以後，每晚擔心到睡不著覺，不消幾天，身體便虛弱下來。

家人每天來探望，婆婆早上八時來排隊，從進入門口到坐在阿仁面前，那一段十多步的路，已讓撐著拐杖的婆婆邊走邊喘氣，但婆婆仍不停下腳步，只為了不浪費分秒與孫兒見一面。甫坐下來，已經泣不成聲。眼見婆婆一天比一天消瘦，由探訪室大門口到玻璃前面，婆婆蹣跚的腳步，在阿仁心中，那段路很遠，很遠。阿仁很怕再這樣下去，婆婆會撐不住，想到永遠再見不到婆婆，已經忍不住淚流滿面。

懲教職員語重心長地勸戒阿仁說：「阿仁，你要珍惜眼前人。我見過這麼多犯人，看得出你本性不差，這些地方不適合你，你出去之後好好做人吧。」

「珍惜眼前人」，這句說話像當頭棒喝。他想到，婆婆在這個年紀本應在享清福，但現在卻如此奔波。阿仁問自己，明明男人應該保護家人，為什麼現在卻把家人折磨得不似人形？

「為什麼會這樣，我為什麼會如此虐待婆婆……」

想到這裡，伴隨無窮內疚，阿仁大力摑了自己兩巴，他決定要清醒過來，再自責已經沒有用。那一刻起，阿仁只想告訴家人，自己以後一定會改過自新。

上庭當天，法官問阿仁，「你以後會不會想再見到我？」阿仁決定絕對不能再讓家人如此傷心，向法官保證以後不會再有下次。法官判他接受兒童保護令，讓他接受感化，給他一個機會重新做人。



## 重新起步

出來後，阿仁決定重新做人。回到學校，他才發現原來老師也很關心他，主動問他能不能追上課程。他從前以為自己已經被所有人放棄，想不到原來要回頭，還有那麼多人支持。

從前因為不敢反抗，一步一步跌入深淵，今次阿仁決定捲起心肝，無論如何都要與過去的社團生活斷交。他鼓起勇氣告訴社團的人，如果再騷擾他和家人，便把社團的事告訴警方，大家都不會好過。社團的人無非欺善怕惡，見他意志如此堅定，便沒有再找阿仁。

阿仁今天回想，如果當初能堅定一點，他有很多方法去應對社團的利用，其實並不是真的沒有選擇。他悔恨當初不夠勇敢，成為了被利用的人。想到很多年輕人也像這樣誤入歧途，甚至耽誤了大好青春，他更覺感慨。

他想起德仔。

如果當初沒有讓他送毒品，德仔差不多中學畢業了。一切都像一場夢，就算曾經多風光，其實只是被人利用的棋子，為犯罪集團替死。就算那一次德仔沒有被那個大佬出賣，遲早會有一樣下場，這就是社團的遊戲。

今天阿仁已經畢業了，加入了保險行業。現在他珍惜正當賺來的金錢，希望讓家人過點好日子。阿仁終於明白，為何當初他賺到那麼多錢，仍然不感到快樂，因為從前就算得到多少錢，只能夠亂花，買不需要的名牌或和酒肉朋友吃喝，賺得再多卻不能光明正大地讓家人用。今天他所賺的每一分錢都能改變家人的生活。他現在才明白，金錢的意義不在乎數目，而是能給家人快樂。

事過境遷，阿仁的日子回歸平靜，不用提心吊膽運毒，不用打人。原來，下班回家，喝一口家人熬的熱湯，已經很快樂。



# 支持者的話——媽媽

## 望子成龍

做人媽媽，相信我們也是望子成龍的，而最無助的就是眼白白看著孩子學壞，這也是最心痛的，這份難過也只有家長才懂。但是，只要不放棄孩子，好好找人幫忙，孩子總會有回頭是岸的一天。

阿仁其實是個善良的孩子，成長時一直也很乖很聽話，一直也讓我很安慰，但是可能因為我們是單親家庭，阿仁從小由婆婆照顧，我因為工作，陪伴他的時間也很不足夠。那時候，我們以為可以用物質補償對孩子的關愛，買他想要的東西給他，希望他可以感受到家人對他的愛。但是原來這樣是不足夠的，漸漸便失去了和孩子溝通的機會。不知從何時起，阿仁由很黏媽媽的小男孩，變成一個甚麼都不跟媽媽說，又常常不回家的反叛少年，還認識了壞朋友，讓媽媽非常擔心。起初，我不懂得如何處理，只用更嚴厲的管教去約束他，但原來這樣是行不通的。我和兒子的關係愈來愈惡劣，他去哪裡也不會再告訴我，而他一回家，我們便吵架。我愈是勞氣地問他去了哪裡，他愈是不肯理睬。那段時間，是我作為媽媽最痛苦的日子。

後來，幸好得到社工的幫助，他不但幫忙輔導孩子，同時也開導了我的情緒。我明白到要與孩子溝通，要改變溝通的方法，不要每次見面也是責罵和發脾氣，要用耐性去理解和接納孩子的需要。以前，孩子一回家便質問：「為甚麼那麼晚才回家？去了哪裡？」但後來，我改成會輕鬆地說：「你回來了。」慢慢才平和地問他去了玩甚麼。孩子不願回答，便用耐性去等。終於孩子感受到我的態度改變了，便願意和我談天，然後再慢慢開導他。這個改變其實不容易，作為大人，有了習慣的態度和權威，一下子改變真的很難，但要改善親子溝通，始終要有一個人去改變。看到孩子後來慢慢向好，也改變了通宵遊蕩的壞習慣，一切努力也是值得的。現在看見兒子真的生生性性，認真工作，這一年來，也沒有再出夜街，我感到很安慰。現在，我只希望阿仔感受到媽咪給他百分百的支持，無論他有甚麼方向，我也會支持他去發展。

我想和其他家長說，每個大人都會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，但我們也要接受，不是我們的期望孩子通通都會做到。我們要學會給予孩子時間和空間。反叛期對家長來說，每一日也好漫長、好辛苦。但這段時間真的好多謝社工去協助我們溝通、幫助我們解決問題，也希望各位家長不要放棄希望，萬事總會有解決的一天。